

音韵学研究

第二辑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

21051

4

2

司

音韵学研究

第 二 辑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

中 华 书 局

音韵学研究

第二辑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19²/32 印张·403 千字

1986 年 7 月第 1 版 198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500 册

统一书号: 9018·150 定价: 3.25 元

目 录

汉语“鼻—塞”复辅音声母的模式及其流变·····	严学窘 尉迟治平 (1)
临沂汉简的通假字·····	赵 诚 (17)
关于古调类调值的一种假设·····	陈振寰 (27)
周法高《上古音韵表》之部字匡谬·····	严承钧 (37)
邪—喻相通和动—名相转·····	喻世长 (44)
上古去声质疑·····	殷焕先 (52)
曹宪《博雅音》研究·····	黄典诚 (63)
《广韵》开合分韵说质疑·····	罗季光 (83)
初唐诗文的韵系·····	鲍明炜 (88)
敦煌曲子词用韵考·····	张金泉 (121)
宋词阴入通叶现象的考察·····	鲁国尧 (140)
从《诗集传》的叶音看朱熹音的韵系·····	赖江基 (148)
日译汉音、吴音的还原问题·····	史存直 (172)
汉语中古音系与日语吴音、汉音音系对照·····	王吉尧 石定果 (187)
近代汉语“京、经”等韵类分合考·····	杨耐思 (220)
《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韵母考·····	[日]花登正宏 (234)
论内外转·····	李新魁 (249)
说内外转·····	俞光中 (257)
《切韵》系统与南宁音系·····	梁振仕 (264)
从长沙方言的异读词看历史音变的若干方式·····	伍云姬 (277)
山西方言在汉语音韵学研究中的地位·····	潘家懿 (290)
汉语“-儿”尾纵谈·····	伍 巍 (296)

汉语“鼻—塞”复辅音声母的模式及其流变

严学窘 尉迟治平

1 在古代汉语文献中,可以发现鼻辅音声母与同部位的塞音声母常发生关系,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1.1 《说文》谐声

唇音:

邊: 傍	每: 緜
否: 否	冒: 贖
辟: 臂	鼻: 邊趨
必: 盜宓覲	亡: 攷
辰: 眠	武: 賦賦
貌: 貌	無: 撫
卯: 奔𣎵	穹: 賓

舌尖音:

覃: 燂	以: 能
卓: 淖	丑: 狙组鈕那鈕𠂔𠂔𠂔
聃: 聃𠂔	占: 粘𠂔𠂔𠂔
𦉳: 𦉳𦉳𦉳𦉳	出: 𦉳𦉳
耳: 聃	卒: 執
肉: 𦉳𦉳育	示: 柰
念: 唸	貳: 𦉳
内: 笏	𦉳: 𦉳

舌根音:

奇: 𦉳𦉳	及: 𦉳
圭: 崖𦉳	尧: 𦉳𦉳𦉳𦉳𦉳𦉳
军: 𦉳𦉳	兀: 𦉳
斤: 𦉳𦉳𦉳𦉳	𦉳: 𦉳

1.3 汉儒读若

唇音:

《说文》七上禾部“穰……读若靡”。“穰”奉母字,“靡”微母字。

《说文》五下夂部“𡗗……读若范”。“𡗗”微母字,“范”奉母字。

《说文系传》二十四女部“媚……读若胞”。“媚”微母字,“胞”帮母字。

《经典释文·论语·子罕》“冕”注云“音免,郑本作弁,云鲁读弁为纁”。“弁”奉母字,“冕”“免”“纁”微母字。

《周礼》“甸祝掌四时之田,表貉之祝号”,郑玄注云“杜子春读貉为百尔所思之百”。“貉”明母字,“百”帮母字。

《礼记·郊特牲》“祭有祈焉,有报焉,有由辟焉”,郑玄注云“辟读若弭”。“辟”奉母字,“弭”微母字。

《淮南子·脩务训》“嫫母𡗗惟”,高诱注云“𡗗读人得风病之靡”,“𡗗”奉母字,“靡”微母字。

《淮南子·天文训》“稊定而禾熟”,高诱注云“稊,禾穗粟孚甲之芒……稊读如诗有猫有虎之猫,古文作秒也”,按《说文》七上禾部“秒,禾芒也”,此借“黄花稊”之“稊”为之。“稊”非母字,“猫”“秒”微母字。

舌尖音:

《说文》七上片部“𡗗……读若俞,一曰若纽”。“𡗗”定母字,“俞”喻母四等字,“纽”娘母字。

《说文》六上木部“𡗗……读若尔雅𡗗无前足之𡗗”。“𡗗”端母字,“𡗗”娘母字。

《周礼·考工记·弓人》“凡昵之类不能方”,郑玄注云“故书昵或作𡗗,杜子春云𡗗读为不义不昵之昵”。“𡗗”定母字,“昵”娘母字。

舌根音:

《说文》三下𠂔部“𡗗……读若𡗗”。“𡗗”疑母字,“𡗗”溪母字。

《周礼·考工记·旃人》“凡陶旃之事,髻𡗗薛暴不入市”,郑玄注云“郑司农云髻读为刮……玄谓髻读为𡗗”。“髻”“刮”见母字,“𡗗”疑母字。

1.4 古注直音

唇音:

《吕氏春秋·离俗览》“乃负石而沈于募水”,高诱注云“募,水名也,音千伯之伯”。“募”明母字,“伯”帮母字。

舌尖音:

《汉书·天文志》“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曰之能”,注云“苏林曰能音台”,“能”泥母字,“台”透母字。

《汉书·陈胜项籍传》后引贾谊《过秦论》“蹶足行伍之间”,注云“如淳曰蹶音叠,师古曰蹶音女涉反”。“蹶”娘母字,“叠”定母字。

《汉书·景十三王传》“召易王所爱美人淖姬等凡十人与奸”，注云“郑氏曰淖音卓王孙之卓，苏林曰淖音泥淖，师古曰苏说是，音女教反”。“淖”娘母字，“卓”知母字。

《汉书·东方朔传》“朔笑之曰：‘咄，口无毛，声瞽瞍，尻益高’”，注云“邓展曰咄音纳裘之纳也”。“咄”端母字，“纳”娘母字。

《汉书·西域传》“西南至乌秣国千三百四十里”，注云“郑氏曰乌秣音鹦拿，师古曰乌音一加反，秣音直加反，急言之声如鹦拿耳，非正音也”。“秣”澄母字，“拿”娘母字。

舌根音：

玄应《一切经音义·正法华经》“𪔐，𪔐，丘奇反，《汉书》韦昭音垦，《仓颉篇》云云齐人谓𪔐咋为𪔐，𪔐则𪔐也”。“𪔐”疑母字，“垦”溪母字，韦昭、玄应俱读“𪔐”为溪母字，“𪔐”疑母字，则齐人读“𪔐”亦为溪母字。

1.5 《广韵》又音

唇音：

圉：武夫、莫胡切，又普胡切

洎赆：莫白切，又普伯切

簾：弥遥切，又敷沼切

舌尖音：

埵：都念切，又奴协切

摄：奴协切，又书涉切

摊：奴但、奴案切，又他干切

脰：吐猥切，又奴罪切

滩：他干切，又奴案切

殄：乃殄切，又徒典切

𪔐：那到、奴皓切，又徒到、徒皓切

𪔐：乃玷切，又他念切

扭：女久切，又陟柳切

𪔐：知演切，又女箭切

𪔐：女久切，又敕久切

舌根音：

𪔐：鱼金切，又渠饮切

𪔐：去例切，又五计切

𪔐：去金、钦锦切，又五感切

𪔐：牛锦切，又居荫切

𪔐：古尧切，又五吊切

𪔐：古哀切，又五来切

𪔐：口交、苦皎切，又五教切

𪔐：吾旬、五晏切，又古莧切

𪔐：牛昆切，又苦本切

𪔐：吾旬切，又古贤切

𪔐：鱼吻切，又丘粉切

𪔐：古贤切，又鱼列切

𪔐：可颜切，又俄寒、五肝切

𪔐：苦坚切，又俄寒切

𪔐：古奚切，又五溉切

𪔐：古贤、口茎切，又五革切

𪔐：苦减、丘檻、口陷、公陷切，又五威切

𪔐：古痕、古恨切，又语巾切

𪔐：过委切，又鱼毁切

𪔐：康很、起限切，又语巾切

𪔐：过委切，又五灰切

𪔐：举欣切，又宜引切

𪔐：过委切，又鱼为切

𪔐：口猥切，又五罪切

𪔐：渠羈、渠绮切，又鱼倚切

𪔐: 五罪切,又鱼既切

𪔑: 衡物切,又鱼勿切

𪔒: 巨淹切,又五咸切

𪔓: 古咸切,又五咸切

𪔔: 苦感切,又玉陷切

𪔕: 五合切,又去劫切

1.6

此外,在古联绵词和古文字中也可找到一些例证。古联绵词如“弥缝”(《左传·僖公二十六年》),“𪔖缺”(《庄子·齐物论》),“𪔗𪔘”(《谷梁传·僖公三十三年》),“𪔙𪔚”、“𪔛𪔜”(《说文》四上鸟部)。古文字如“退”字,甲骨文作“𪔝”,临沂银雀山竹书《尉繚子》作“𪔞”,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作“𪔟”,俱从内得声,《说文》二下彳部“𪔠,𪔡或从内”,《玉篇》卷第十彳部“𪔢古退字”,辵部“𪔣古文退字”,是其证。

可以看出,上列后六种资料与《说文》谐声大体是一致的。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汉语复辅音声母在语言文字各方面留下的痕迹。应该说,在谐声字形成阶段,汉语里还存在着由鼻音和同部位的塞音组成的复辅音声母,在没有获得其他材料之前,我们可以认为其时它们大致分布在这几系谐声字里。至迟在西汉末年,这些字或脱落鼻音,或脱落塞音,但在不同的时代里和不同的方言里仍有不同的读法。《说文》大徐注音,“𪔝”扶沸切,注本字;“𪔞”女滑切,注读若字,则徐铉所取孙愐《唐韵》反切,即与东汉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许慎的读音不同。东汉郑众(河南开封人)读“𪔟”为“刮”,而山东高密人郑玄则读为“阴”,这与《释文》“鲁读弁为统”,《仓颉》“齐人谓𪔟咋为𪔟”的记载是一致的。郑氏的读音,唐万年(今陕西临潼)人颜师古即觉得大谬不然。西汉末年杜子春为缙氏(今河南偃师)人,三国吴韦昭为云阳(今江苏丹阳)人,魏苏林为外黄(今河南杞县)人,如淳为冯翊(今陕西大荔)人,邓展为南阳(今河南南阳)人,以及东汉高诱等,其读音与《广韵》反切即不同。《广韵》又音或存古音,或取方言,反映其时各地实有异读。直至《中原音韵》,这些鼻、塞又读方才消失,其读音才统一、固定。

2 域外对音,是研究汉语语音史的宝贵资料。从对音材料看,唐西北方音鼻音和同部位的浊塞音关系密切,其读法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2.1 慧琳《一切经音义》

慧琳《音义》成于唐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景审《序》言慧琳音义取则于元廷坚《韵英》及张戡《考声切韵》之秦音。

慧琳译音中,常用明、泥^①、疑母字对译梵文的浊塞音 b、d、g。

梵语译名例如:

brāhma “婆罗门,梵语,讹不也,或曰婆罗贺摩,亦讹也,正梵音云没啰憾摩”(唐义净《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中的 b-“没”。

padma “钵特摩花,古云钵头摩,或云钵弩摩,正梵音云钵纳摩”(玄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八)中的 d-“纳”。

garṇḍharva “健达缚……正梵音云𪔛达𪔛,……𪔛音鱼蹇反之也”(玄奘《大般若波罗蜜

多经》卷第四十九)中的 gam “噉”。

又《音义》卷第二玄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十三梵文圆明字轮四十二字母对译，慧琳认为“与梵音轻重讹舛不同”，并在注文中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在《音义》卷第五《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一十五卷中干脆重译一遍，曰“诸字改书，颇为的当”，《音义》卷第二十四《大方广佛华严经四十二字观门经》圆明字轮四十二字母则为慧琳所译。《音义》卷第二十五北凉昙无讷《大般涅槃经》音义原为释云公所撰，第八卷有梵文四十九根本字对译，慧琳云“音义依云公所制，唯陀罗尼及论梵字疏远不切者，慧琳今再依梵本翻译为正”。

现将玄奘、昙无讷所撰及慧琳所订之梵文鼻音和浊塞音对译比次如下：

		ba	ma	da	na	ḍa	ṇa	ga	ṅa
圆 明 字 轮 四 十 二 字	玄奘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婆 此音莫可反 此字亦不切当书么字	磨 有鼻音 莫可反兼	柁 此字那可反 此字与梵音疏应书娜	娜 此字曩字取上声兼鼻音 此字梵音有鼻音应书	茶 此字茶字音雅反 此字亦乖失应书	拏 书拏字兼鼻音是奴雅反 竹牙反不切应取上声或	伽 音之去声也 强何反取此	
	慧琳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麼 字莫可反 莫可反经中书婆	麼 与前字稍别 莫可反兼有鼻音	娜 那字不切当娜字为正 那可反经中书柁	曩 经中书娜字不切当也 曩朗反兼鼻音呼	拏 书茶字非也 奴雅反经	拏 异经中书拏字应取上声 奴雅反兼鼻音呼与前拏字有	俄 经中书加字甚重 鱼怯反上声呼得	
	慧琳 《大方广佛华严经四十二字观门经》	麼 莫反可	莽 莫反朗	娜 那反可	曩 鼻声中	拏 竹反贾	佇 中声也 女耕反鼻	俄 准上声 鱼迦反迦	

续 表

		ba	ma	da	na	ḍa	ṇa	ga	ṅa
四十九根本字	𑖀无𑖀 《大般涅 槃经》	婆	摩	陀	那	茶	拏	伽	俄
	慧琳 《大般涅 槃经》	麼 莫我反 无鼻音	麼 忙勝反 鼻音反	𑖀 那反我	囊 乃朗反 鼻音反	𑖀 紺反雅	拏 竹兼鼻反音	𑖀 鱼迦反上 迦音	仰 虚鞅反兼 鼻音

可以看出,慧琳的明、泥、疑三组字有两种读法,一用零韵尾或塞韵尾字对译梵文浊塞音,有时注明“无鼻音”;一用鼻韵尾字对译梵文鼻音,如用零韵尾字,则或用反切如“么,忙勝反”,或注明“兼鼻音”等字样。则 ba “么”、ma “么”之“别”, ḍa “拏”、ṇa “拏”之“异”,当在韵尾是否鼻音。所以慧琳明、泥、疑三组字,如是鼻韵尾则读鼻音,如是零韵尾或塞韵尾则读同部位的浊塞音。至于梵文的浊塞音,慧琳在梵语译名中虽有用并、定、群组字对译者,但在对译梵文字母时,由于必须十分讲究对音的准确性,即明确指出这种译法“不切当”、“乖失”、“疏”,而一律换之以零韵尾明、泥、疑组字。则可能慧琳并、定、群三组是鼻音跟同部位浊塞音自由变读。

慧琳的这种译法,唐时善无畏、不空一派译经师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不是个人审音问题,应该反映当时方言的语音实际。

2.2 《唐蕃会盟碑》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收有五种汉藏对音材料,并、定、澄、群各组,分别与藏文浊塞音 b、d、j、g 对译;明、泥、娘、疑各组,对译的藏音可分为三类。

汉藏对译《唐蕃会盟碑》,立于唐长庆二年(公元 822 年),明、泥、疑各组既与藏文鼻音,又与藏文浊塞音对译,与其韵尾无关:

韵尾	明组	例 字	泥组	例 字	疑组	例 字
② ø	b	武	d	努	g	议御牛吾
	m	摩	n		ṇ	
G	b	没	d		g	
	m		n	诺	ṇ	
M	b	文	d		g	银研元
	m	文名	n	宁囊南	ṇ	岸

2.3 《千字文》、《大乘中宗见解》

汉藏对音《千字文》和《大乘中宗见解》是另一类,即疑母一律用浊塞音 g 对译,明、泥二组字则与《唐蕃会盟碑》对音情况相同:

韵尾	明组	例 字	韵尾	泥组	例 字
ø	b	磨摩寐茂微务每妙無无味	ø	d	内泥恼
	m	谟		n	乃
G	b	蜜灭漠睦牧默目勿物	G	d	纳涅
	m	没		n	
M	b	门晚闻问忘妄	M	d	暖
	m	门邛眠勉面绵明盟孟命免铭盲梦		n	曩宁南农难念能

韵尾	疑组	例 字
ø	g	雅疑义仪梧寓御艺外我五悟碍愚语
G	g	严银雁玩硬言眼
M	g	岳业逆

2.4 《阿弥陀经》、《金刚经》

藏文译音《阿弥陀经》、《金刚经》是第三类。微、娘、疑三组藏文分别用浊塞音 b, j(d), g 对译; 明组字除“藐”字外, 鼻韵尾字藏文用鼻音 m 对译, 零韵尾和塞韵尾则用浊塞音 b 对译; 泥母字的对译与韵尾无关:

韵尾	明组	例 字	泥组	例 字
ø	b	摩妙牟	d	脑那
	m		n	乃
G	b	灭	d	耨
	m	藐	n	耨
M	b		d(l)	难能
	m	名命	n	念男

韵尾	微组	例 字	疑组	例 字	娘组	
ø	b	無	g	我五义议碍语疑	j(d)	女尼
G	b	末	g	业逆		
M	b	纲万	g	严言愿眼		

2.5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藏译汉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与上述《千字文》等同为敦煌石室所出写本，当亦代表唐西北方音。其中疑纽藏文用浊塞音对译，明、泥二纽除 mjaḡ “藐”一字外，鼻韵尾字藏文用鼻音对译，零韵尾与塞韵尾字用浊塞音对译：

韵尾	明组	例 字	泥组	例 字	疑组	例 字
ø	b	无味	d	乃	g	五碍
G	b	灭蜜	d	涅	g	
M	m	明梵	n	能	g	眼

2.6 管·法成的译音

唐长安三年(公元703年)，义净从梵文译成《金光明最胜王经》，公元781—859年之间，藏族翻译家管·法成将义净所译汉文本又译成藏文。

义净是唐四大译师之一，齐州(今山东济南)人。管·法成精通汉藏两种语言，译著甚富，有将汉文译成藏文的，也有将藏文译成汉文的，一生活活动在沙州(今甘肃敦煌)、甘州(今甘肃张掖)。

沙门译经最注意佛咒对音的准确性。《金光明最胜王经》有梵咒二十六条，今梵、汉、藏三本俱在。将此三本对勘，从汉藏对音与梵汉对音的差异，即能窥见唐西北沙州方音的特点。

梵文的浊塞音 b(v)、d、g，义净分别用并、定、群组对译；而汉语的并、定、群组，管·法成分别用藏文的浊塞音 b、d、g 对译，与汉字的韵尾无关：

	唇 音			舌 尖 音		
韵尾	ø	G	M	ø	G	M
梵文	ba	vat	van	da	dyath	dan
汉文	婆(并)	伐(奉)	梵(奉)	柁(定)	怪(定)	檀(定)
藏文	ba	bad	ban	da	dyath	dan

	舌 根 音		
韵尾	ø	G	M
梵文	gi	gat	gun
汉文	耆(群)	揭(群)	郡(群)
藏文	gi	gat	gun

梵文的鼻音 m、n(n̄), 义净分别用明、泥纽对译; 汉文的明、泥纽, 藏文对译时, 视其是否开音节而译法各异。闭音节(包括鼻韵尾和塞韵尾音节), 藏文分别用鼻音 m、n(n̄)对译:

	唇 音					
韵尾	M				G	
梵文	mam	man	mam	min	muk	ma
汉文	漫(明)	曼(明)	忙(明)	名(微)	木(明)	末(明)
藏文	man	man	man	min	mog	ma

	唇 音		舌 尖 音			
韵尾	G		M			G
梵文	muk	min	nam	nan	nam	ni
汉文	目(明)	民(微)	喃(娘)	难(泥)	南(泥)	涅(泥)
藏文	mog	min	nam	nan	nam	nir

开音节, 藏文或用鼻音 m、n(n̄) 对译, 或用浊塞音 b、d 对译。用鼻音对译的例如:

	唇 音					
梵文	mi	ma	mo	ma	ma	ma
汉文	弭(微)	摩(明)	谟(明)	莫(明)	麽(微)	磨(明)
藏文	mi	ma	mo	ma	ma	ma

	唇 音	舌 尖 音			
梵文	ma	na	ni	na	ni
汉文	魔(明)	怒(泥)	尼(娘)	拏(娘)	膩(娘)
藏文	ma	na	ni	na	ni

用浊塞音对译的, 往往又可用鼻音对译, 说明浊塞音与同部位的鼻音是自由变读的:

	唇 音					舌 尖 音
梵文	mi	mṛ	mṛ	me	me	ne
汉文	蜜(微)	蜜栗	蜜栗	谜(明)	谜	泥(泥)
藏文	bi	beri	mri	be	me	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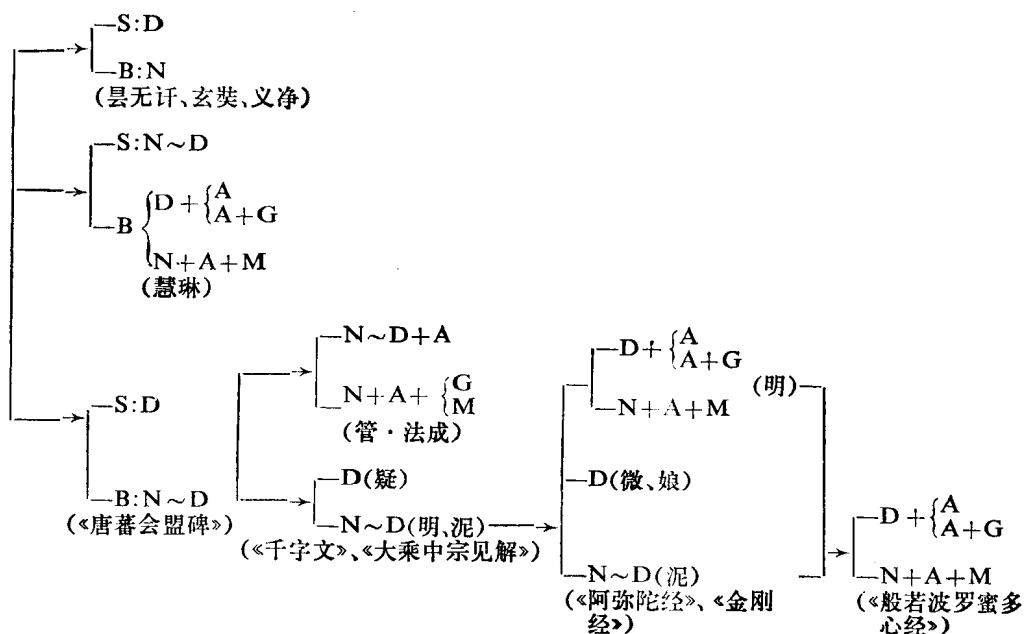
	舌 尖 音							
梵文	na	ṇā	na	ṇi	ni	ṇi	na	ṇa
汉文	那(泥)	那	那	𪛗(娘)	𪛗	𪛗	娜(泥)	娜
藏文	ta	dha	na	de	ti	ṇi	ta	na

舌根音字只有一例:

梵文	gu
汉文	具(疑)
藏文	gu

梵文 g 可读 ṇ, 故梵文 g 义净用疑纽字对译, 藏文用浊塞音 g 对译“具”, 则说明疑纽亦可读浊塞音 g。

2.7 综上所述, 从域外对音看, 汉语鼻音应该是和同部位的浊塞音组成复辅音声母, 在唐西北方音中正在分化。上述六类对音材料, 代表其分化类型和过程:



可以看出, 汉语这类复辅音的分化, 首先要经过一个鼻音和塞音自由变读的阶段, 然后在一定的条件下, 或保留鼻音, 或保留塞音, 而演变成单辅音声母。在唐西北方音中, 明、泥、疑纽处在向浊塞音发展的过程, 疑纽的变化更快一些, 而韵尾的性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2.8 日语吴音和汉音, 其性质为汉语域外方音, 对于上述汉语明、泥、疑各组的发展过程, 是一个很好的旁证。

声 组		疑 组			娘 组			微 组		
例	字	敖	玉	严	女	匿	浓	无	物	文
韵	尾	ø	G	M	ø	G	M	ø	G	M
吴	假 名	ガウ	ゴク	ゴン	ニョ	ニキ	ニュ	ム	モチ	モン
音	罗马字	gau	goku	gon	nio	niki	niu	mu	moti	mon
汉	假 名	ガウ	ギョク	ゲン	ヂョ	ヂョク	ヂョウ	ブ	ブツ	ブン
音	罗马字	gau	gioku	gen	dio	dioku	diou	bu	butu	bun

声 组		明 组			泥 组		
韵	尾	ø	G	M	ø	G	M
例	字	未	木	萌	奴	纳	南
吴	假 名	ミ	モク	マウ	ヌ	ナフ	ナン
音	罗马字	mi	moku	mau	nu	naɸu	nan
汉	假 名	ビ	ボク	マウ	ド	ダフ	ナム
音	罗马字	bi	boku	mau	do	daɸu	namu

吴音疑组读浊塞音,则中国南朝吴地语音与三国吴韦昭读“崎”为“壑”是一脉相承的。汉音疑、娘、微三组分别读浊塞音 g、d、b; 明、泥两组则零韵尾和塞韵尾字分别读浊塞音 b、d, 鼻韵尾字则分别读同部位的鼻音 m、n, 则公元八世纪的长安音与沙洲音读法是一致的。

公元九世纪以后,中国佛教天台宗、真言宗东传,日本出现了新汉音。新汉音中,明、泥两组的鼻韵尾字也分别读为浊塞音 b、d。如明组字“萌”读バウ bau, 泥组字“南”读ダン dan。中国天台宗乃陈隋之交智顗于浙江天台山创立,唐鉴真初传天台三部于日本。我们虽然不能说天台宗诵读佛经必然依据浙江天台方言,但台、密二宗的佛经音读,一定有其方音基础。唐开元初,中天竺善无畏,南天竺金刚智及其弟子不空先后来华传授翻译印度密教,始形成中国真言宗,慧琳对音即与他们一致,则新汉音与不空一派读音也应有渊源关系。

4. 古汉语并、定、群和明、泥、疑各组,在不同方言中有不同读法。同样,现代汉语方言中这两类声组的读法也有分歧。

4.1 山西文水、兴县、忻县、太谷等地,明、泥、疑三组分别读作 mb-、nd-、ŋg-。如:

明组: 睦 mbə (文水、兴县), 邸 mbu (文水) mbə (兴县), 面 mbiə (文水) mbiŋ (兴县), 藐 mbiu (忻县) mbau (文水), 莽 mbe (忻县) mbu (文水), 灭 mbiæ (文水) mbiə (兴县)

泥组: 纳 nda (文水、兴县), 那 nda (忻县、文水), 难 ndā (忻县、文水), 女 ndy (兴县) ndy (文水), 奴 ndo (兴县) ndu (文县), 宁 ndiā (文水、兴县), 南 ndā (文水、兴县), 盟 mbi (文水) mbiā (兴县)

疑组: 雁 ndiā (文水), 银 ndiā (文水), 我 ngə (兴县、太谷) ngw (文水), 鹅 ngə (忻县、太谷) ngu (文水)

罗常培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曾提到, 白涤洲三十年代调查陕西方言时, 曾发现陕北安塞、延川、清涧、吴堡、绥德、米脂等处也有类似的读法。

这几处方言不仅保留了古汉语这类复辅音声母, 更重要的是证明其结构模式应该是鼻冠音加上同部位的浊塞音, 即 mb-、nd-、ng-。nd- 则是由 nd- 和 ng- 顎化而成。

4.2 闽南方言

闽南方言从另一侧面证实了古汉语“鼻—塞”复辅音声母的存在。闽南方言中, 明、泥、疑组在口元音前分别读浊塞音 b、l(d)、g, 在鼻化元音或纯鼻音韵母前则分别读鼻音 m、n、ŋ, 例如:

声组	例 字	厦 门	晋 江	龙 溪	揭 阳
明 组	马	ba	be	be	be
	骂	mē	mā	mē	mē
	慢	ban	ban	baŋ	baŋ
	满	muā	muā	muā	muā
	蜜	bit	bit	bik	bek
	问	mŋ	mŋ	muĩ	mŋ
泥 组	组	liu	liu	liu	liu
	年	nĩ	nĩ	nĩ	nĩ
	南	lam	lam	lam	nam
	娘	niũ	niũ	niō	niō
疑 组	外	gua	gua	gua	gua
	硬	ŋĩ	ŋĩ	ŋē	ŋē
	银	gun	gun	giŋ	ŋeŋ

这四种闽南方音又可分为三种类型。

4.2.1 厦门方音和代表漳州方言的龙溪方音是一类, b/m, l/n, g/ŋ 完全互补。

4.2.2 代表泉州方言的晋江方音另是一类, b/m, l/n, g/ŋ 虽然也互补, 但其分配却